

夜读偶记

浸透哲思隐喻的乡愁书写

读辛禾长篇小说《槐》

| 庄若江 文 |

辛禾的非虚构长篇《槐》，近日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，一读之下，感受良多。首先，《槐》最大的特色就是浓郁而贯穿始终的“乡愁”，这在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当下颇具代表性，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。

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早已有迹可循，因此也被称为“士子情结”。钱锺书先生称其为“还乡隐喻”，指知识分子在脱离原先的乡土之后、深陷现代都市囹圄而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回归意愿，但这种回归并非代表真正的还乡，而是将故乡寓指为精神的家园。小说在题记中已挑明：“一个人，就如同村庄的老槐树，枝叶可以任意向空中伸展，可你的根，永远扎在老地方……”这棵树，正是潜隐于全书字里行间的意象和隐喻。

小说《槐》有着鲜明的自传色彩。辛禾生长在安徽大别山区的一个小村庄，他在这里生活了15年，度过了人生基本定型的童年时期，故乡生活给了他抹不去的记忆，镌刻心头，伴随一生。辛禾虽然离开故土已久，虽然读了博士、成了主任医师，但随着岁月流逝，年龄增长，故乡的记忆不断缓慢而深度发酵，与城市生活的烦扰、内心的焦灼一起酿制出日益醇厚的故乡之思，并成为内心的慰藉和精神的旨归。但，那个小小的村落已经面目全非，曾经充满温暖回忆的家园已然不存，但对那村、那人、那事、那树的怀念却挥之不去，且与日俱增。《槐》的书写可视作辛禾的一个人生夙愿，也是对那段生活的一个告别。

和沈从文那一代从乡间来到都市的作家一样，为尘世喧嚣所困，生活中再无“躺在草坡看蓝天白云”的悠闲静美，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来自各方的挤兑，都让作家感到不适应，甚至对城市产生厌倦之感，于是转过

身去回眸过往的生活。如果说，沈从文是“乡土世界的歌者”，唱着乡村朴拙的美（其时淳朴乡村仍在，虽遥远却仍不失为心灵慰藉，温暖思念），那么，辛禾更像一位乡土的“告别者”，因为今天淳朴故园已彻底不存，心灵家园不过是精神层面的奢侈之念。也因此，《槐》更像是一种温婉而不乏伤感的告别。这种带有“哲思性”意味的乡愁书写，在篇末更清晰地显露出来：成片的竹林开了花，那棵扎根很深的老槐树也死了，暗示了传统乡村的消亡，一个时代的结束。这样的收束，给人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。

《槐》作为纪实性很强的作品，堪称一部小村落的历史笔录。小中见大，微中窥巨。小说里这座大潜山下的张老庄，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自然村，村子虽小，却浓缩着一个波澜起伏时代的乡村记忆。小说表现的社会生活，从20世纪60年代延至新世纪以来的2017年，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。这段时间，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入市场经济，百姓生活从贫困逐渐走向小康，同时精神世界丰富了许多，思想观念也改变了许多，城乡面貌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但繁荣表象的背后也有诸多困扰，道德滑坡、文脉断裂、传统丢失，鱼龙混杂，是非得失，一言难尽。

小说里，正派务实的带头人全书记，任劳任怨的父亲、母亲，隐忍克制的涂叔叔，还有委屈辍学入狱的江大爷，因触电不幸身亡的陈之山，为喷洒农药再没醒来的燕子……村里的每个人都是这波滴云诡时代的小人物，他们在时代的旋涡里起起伏伏，有的浮起来，有的却沉了下去，带着时代的光影和印记。一个个人物白描，一个个生活片段，虽琐屑细微、吉光片羽，却连缀起一部普通人的乡村史，成为大时代一隅的缩影。

从某个角度看，《槐》与“白鹿原”“小鲍庄”“梁庄”一样，补充着、完整着中国乡村的历史图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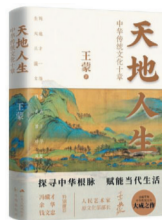
《槐》在写作上最大的特色，是以第一人称“我”叙事，使之带有鲜明自传性特色和散文化特点。因为以“我”的所见所闻连缀起故事的线脉，看似散漫随性却无意中强化了真实感、可信度。也因为那个本源性的“我”的主导，心理的活动，胸臆的抒发十分自然，更易于引起共情共鸣，故为初涉创作者所常用，如“五四”时期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、丁玲的《莎菲女士日记》以及沈从文、郁达夫等人的小说，都曾热衷这一方式。以第一人称叙事，受制于视听角度、空间限制，往往视域、场景受到制约，但《槐》因聚焦于一个小村庄，外部世界则投射于村里的人事来呈现，基本未受这一困扰。反而因为“我”的“目击者”身份，使故事更具真实性。在“我”的连缀下，小说始终交织着生活的酸楚与回忆的温馨，既有生活在新时期的鲜活与骚动，也有故乡渐行渐远的怅然与失落，给人更为繁复的感受。

辛禾是一位医学专家，但酷爱文学艺术，从诗歌散文到小说，从书法到绘画，几乎无所不能。虽然，有的作品还嫌稚嫩，却不能不感佩他对艺术的真诚和全情付出。辛禾尤其喜欢画马，那些马似是而非，线条狂野、跳跃、亢奋、躁动，不事细节，只求神似，在粗犷的笔墨线条中多少可以窥见其内心挣脱桎梏的希冀与挣扎，还有激情饱满、活力四射的灵魂骚动。相信辛禾在艺术的自我陶冶与提升中，会成为更有人情味的医者，也会成为个性鲜明的文学家、艺术家。

《槐》，辛禾 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年出版

上架新书

江苏人民出版社 88元
王蒙著
《天地人生·中华传统文化十章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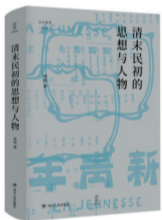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围绕生死、天地、修身、君子、劝学等十大核心概念，以作者近九十年人生阅历、六十年潜行研习为基础，秉持亲切生动的文笔、率真幽默的风格、深潜积极的人生态度，全面解读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 50.80元
蔡崇达著
《命运》



《命运》是蔡崇达继《皮囊》之后，时隔八年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。本书以九十九岁的阿太一生的故事为主线，串联起福建闽南沿海小镇几代人的故事、命运选择与时代浮沉。

四川人民出版社 88元
杨琥著
《清末民初的思想与人物》



这是一本关于李大钊、陈独秀等重要思想人物研究的学术论集。全书共收入十余篇文章，涉及当时政治、经济、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本书尽可能多地使用新近公布的档案，解决了许多史学界此前未作深入研究的问题。作品以长篇考证发掘出大量沉睡的历史秘辛，从深度和广度上，大大丰富了今人对晚清的认识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 79.90元
王笛著
《历史的微声》



本书收入作者近四十年读史观察文章，第一部分“读书就是自我塑造”和最后一部分“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”是从未发表过的新作。作者绘制了十九幅人物插图，传达出那些费正清、史景迁、孔飞力等杰出学者的神韵和思想的力量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品书录

草木葱茏皆有情

品读《文心雕草》随感

| 杨庆鸣 文 |

近读学者、文学博士马俊江著《文心雕草》颇有感想，这是一本中国植物人文小史，系作者数十年来探究山川本源，辨识草木，浸淫古今先贤草木书，所写下的草木杂录、杂感和散文。

古有《文心雕龙》，今有《文心雕草》，名目源自古人，今书名则系作者对草木的精雕细琢。说雕草，其精神是用心、认真和文化情感。

漫漫岁月，一棵草和人建立了情感联系，进入人类视野的草木，会生出意义，成为“文化符号”，一种植物，也是一种品性。忘忧草，用来解忧消愁，原名萱草；芍药，是中国人的乡愁，杨柳依依，情人别离送芍药；合欢花，夫妻拌嘴，枕下放一簇，可让怨气烟消云散，让温情依旧，让欢爱永恒；牡丹，是富贵象征，已成国色；含羞草，初到中国，让人恐惧，被视为妖草；鼠鞠草，又称鼠耳草，如鼠耳之毛，北方寒食节有将此草和在米粉里当食物的习俗，让人欢喜。

这是草木的人文史，给读者讲草

木在人世的经历和故事。我们生活和草木有关，和美好的生命方式有关。草也好，木也罢，它生长在大地上，也生长在人类文化史里。读《文心雕草》，会使人感到，走过田边的庄稼，走过野外的树林，人的生命记忆里，到处都有草木的生长，植物是四海为家，一草一木与人的方方面面相关，大到政治经济、时代风尚、历史变迁，小到人的饮食起居、岁时民俗、农业园艺、香道插花……说历史，先秦、西汉和唐宋看植物花草各有各的眼光，而现代人看花草，更多的是溢出文化的婉约之美和远大的视野。

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吟诵花草，会有春晴、夏凉、秋爽、冬凝之诗行。一朵野花中，看见憧憬，可见人性之优美和崇高。四季之慕，是草是人，是生长也凋零的生命。

品读《文心雕草》，书444页，很厚重，写的真美，美的是文化之花。我与品读潘富俊著《草木缘情》（商务印书馆出版）作比较，同为书写植物花草，

《草木缘情》以编枝结草搭起了一座沟通文学与自然科学的鹊桥，而《文心雕草》则抒写出我们祖先和草木的亲密关系，让人类对天地万物与人类文化持有永恒的爱。

两者相读相鉴，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共生，恋恋植物与文学，传唱着千古的隽永关系。

品读《文心雕草》，走进植物世界，印证文学心灵，令人流连忘返，中文和植物的宝典，简直是梦幻之书。书还原了植物原貌，解析了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名称与寓意的植物面貌，并可寻找到植物引进中国的脉络，分辨虚实，厘清草木文化的写实与遐想，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，一面亲近大千植物世界，一面贴近草木文化。

《文心雕草》为我们增开了一扇认识草木的视窗。

《文心雕草》，马俊江 著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5月出版，定价：69.80元